賊情彙纂

賊情彙纂卷十二

雜載

賊情詭變百出酷虐異常自劇賊姓名以次雖已分類編輯其匪夷所思逆天悖理各事猶多無類可歸以及我軍文案閭閻事迹凡有關賊情者亦應採輯故另立雜載一門以便隨事隨時增入云

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多不出館擄掠故挨戶搜刮者皆排刀手性貪最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翫書畫毫不辨識即貴重服飾亦平生所未見凡見彝鼎圖書賊尤不愛必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為何物將內瓤剗去誤認外殼為真銀懷挾以去他如宋明甆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跡宋搨蘭亭各帖

皆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傳家手澤亦一家之寶
一遇逆賊非燬即糜爛之至可恨則莫過殘毀
書籍賊教目我書爲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
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揚州阮文達公泰
敦夫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
未見書不啻嫏嬛福地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
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甚至遺矢後用字紙擦之

毀褻斯文上干天怒故有雷殛之賊 張玉琴樵時譚筆說

甲寅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天暗將降大雨有賊於漢口鎮花樓空地遺矢甫畢繫褌欲行忽一雷下擊斃之羣賊恐懼聚觀見遺矢處有監本易經數頁上多污穢始知此賊以聖經揩擦神怒隨之故立殛也謟天狂寇安得人人而殛之雖神祇亦須聽之時數若此賊焉誠褻聖悖天

特甚故一懲創以儆其餘耳 武昌府探報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場設高臺賊目登其上曰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闔城人往聽內有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族至臺下云有要言關白賊目令其前問有何說馬生曰爾纔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

醜皆稱兄弟是無君臣父子亦稱兄弟姑媳亦稱姊妹是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無夫妻朋友兄弟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卽依爾所述亦只有兄弟一倫況捨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如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大怒傳令將馬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繫一馬用

鞭撻之詎五馬四蹄攢躍皆不肯前而馬生肆詈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云王鯀呂佐之等說賊黨除起首潯桂諸人係真心入夥餘不必湖南湖北即廣西人亦多脅從擄其眷口焚其房屋勢不得不隨行以安居之民忽遭荼毒脅之為賊其恨賊可知然徒恨無益姑無論防閑之嚴不得身為制爵人情惡死樂生又誰肯捨命

刺賊耶曾聞應山譚生云楊賊向所親密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以苛令刦以嚴法驅策而挫折之使不遑有他志如有相約變妖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況人人心雖恨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者實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

能如我諸凡弟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
並無實濟此妖之所以屢敗我之所以屢勝與
賊皆脅從是已然亦有討喫無賴之徒或迫於
賭債或避官司勾捕或在鄉黨作大悖理事不
可見人遂皆以賊為逋逃藪又有喪心貪利愚
民欲借賊勢擄掠自肥他如江洋大盜凶惡獄
囚賊每陷城池多來投營卽或亦由暫脅方以

類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心願從者也賊亦專用此數等人喜其易惑而無室家之繫戀且瞀不畏死每用以衝鋒破陣餂以顯官嗟乎賊匪蹂躪數千里良民固多若爾人焉又何止數萬從賊則富貴捨賊則無所歸斷無解散之理雖鹵莽拒我易為我殲然且死且添今之與我兵角力者正此輩也

程奉璜識

自古叛逆從無婦女並擄者亦未聞行軍以千萬婦女隨行而可制勝者賊之初意不過欲以衆勝寡耳况廣西婦女亦足强有力儘可用爲伍卒逮陷湖北江南所得婦女何止數十萬要皆膏粱脆弱即屬村婦亦不敵廣西賊婆之凶悍擇美麗者充妾媵餘皆無用故役使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於是知婦女不可用而不

擄且愴已擄之婦女爲累減其糧日給米四兩
多設女館以女官領之其各賊目之眷口悉充
僞王府女官皆隔別不令共處倘私約就宿則
謂之犯天條男女皆殺僞冬官副丞相陳宗揚
竟因夫婦同宿駢首就誅各僞王威置姬妾而
使羣下絕人倫之源且紿之曰天下一日平定
方許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

往往楊賊議奏某官功高應先准娶妻其實並未見准其犯天條得用之賊又恒貸之罰以將來大家娶妻之日遲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謂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也現無淫慾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壯許以事定得妻庶諸惡少拚死鬬陣以冀一朝遂願耳然稍有知識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

至己妻孥為所得安得不痛恨而深銜之特徒恨無益且因無益灰心亦漸忘其恨已程本琳說

湖北武漢江南江寧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文民逸享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莫過閥閱子女錦衣玉食不離姆保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為公子

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轂之轂令其舂煮有援引者或入錦繡衙餘皆迫令放足役使挑甎背鹽挑濠溝削竹籤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及其死也卻有數等上等烈婦閨秀不待入館先即自裁其次或強勉入館知事不可為乘間就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磨折不服粗

糲挫折而斃至下則苟延一息甘為役使甘受捶楚甚至有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滷汗交流肩背無皮如著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耶然亦以見人之一死實非易事罪業未盡真求死不能也 王福興李丕基等說

江寗城內又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逐入館此婦遲回不行賊罵之婦亦回詈賊遂挺矛戳

殺此婦壓兒於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上懷繃數月之兒且走且泣忽袖出一翦將欲自刺其吭復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翦於地仍向前行賊之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周覽說

賊擄我官吏紳衿讀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

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等事一切
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材之算已也又說
云天下平定先生皆授文官此亦候事定而得
妻之意文弱之士苟且偷生暫圖温飽亦斷不
肯為設一謀且有故意寫字訛別者如僞示動
稱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寫
作埋字逆賊慘虐不堪指為下埋人民誠不誣

也然先生既辨筆墨必能知其軍務誠恐為我軍所得知彼虛實故防範極嚴鮮有能逃者才士文人一入此中非死即終淪為賊可勝嘆哉他如江湖星卜者流則甘為先生雖縱不逃又當別論矣

賀啟瀛又識

賊亦人也其性情亦有善惡悍懦故百姓遇賊則視其人之數命當死不當死如當死則所遇

者惡悍不當死則所遇者善懦明明是官是兵遇善懦儘可得生實係商賈百姓遇惡悍竟無不死如前之破武昌也有周姓兄弟二人充糧道吏其姊夫某姓素業故衣鋪者賊至其家三人踉接周氏兩兄弟首尾踉其姊夫踉居中賊至訊之三人皆云向來貿易賊獨略視其姊夫一刀決其首捨周氏兄弟而不殺周充書吏賊

中謂之妖某素貿易所謂非妖也賊廣西人無一面識安得有仇報此理殊不可解要皆命數當然而遇前生冤孽一見即覺可憎可殺耳挑款三記

賊初起猶有長夫自破武昌後裹脅愈眾則兵夫不分凡挑抬工作皆各館兩司馬督眾為之咄嗟立辦其需用各物必先所急毫無顧惜諺語云用著生鐵便打鍋賊誠有之令則到處徧

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凡用竹木鍬鋤一切器具偽文一下立即辦齊無敢違者周固圩說大可怪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紛紛遠避或俯首聽命甚至賊中三尺童子無敢與忤者蓋鄉民非畏此數賊特畏大股報仇也賊之狠毒專意尋仇誓攻曾受戕創之處凡堅守之城圍練之鄉一朝陷墮必倍加燒殺其意無他不

過使出力官民寒心使他處不敢與抗耳姚濟鑑周因軒說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刦人也神祇在天土偶本自無靈賊黨不知鄉愚亦不知以為神且砍頭折足何况乎人神且不敢為禍人何敢遣其燒廟宇者一則以威刦眾以火驚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為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周因軒說

江寧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黨肆虐目擊心
傷不敢明言往往託諸吟咏甚至以香匳詩為
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其記憶者
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
睡魔呼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
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約暫謀將
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

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青藤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藤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涸愁此指偽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鈎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之便以逃也燕子紅襟矜寵貴鶯兒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賊考授偽官也居然小婢稱如願

大有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為賊倚任貴者備
受磨折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
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
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為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
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偽試也他如霜妬
菊花寒更豔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
草生非薄命不為花等句似皆有所指云程奉璜說

一二

廣西渠賊授散職者居江寗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馳馬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縱轡教人錯認試春郊詩不佳然可知其憨遊之狀賊擄得騾馬有芻豆則餧之無則任其飢疲每乘必馳不知愛惜良馬一入賊手其不瘠斃者幾希正不獨受鹽車之困也 程奉璜說

賊婆皆粵西溪峒村媼赤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甯即傅偽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縛幾不能移趾步而賊黨督令挑抬其呼號之慘可以想見 宜必昌說

粵匪乃劇盜之黨多譬馬隱語各門已分載之凡盜首犯罪大眾斂錢經營調護謂之科炭其義無他言雪中送炭也馮雲山收入桂平縣監

羣醜集背脱之凡輸錢者當時有簿籍到江寧後查敘科炭功皆升授偽官並徧行偽誥諭令其採訪科炭者奏封官職無使一人向隅云考自偽文告

賊兵卒有兵冊家冊每月終送簿書衙稽查人數如有逃人下月造冊即將其人名下寫三更二字初甚不解既而訪知係楊賊詭稱天父說過變妖之人謂之三更逃黑夜並造言曰任爾

三更逃黑夜難逃天又眼睜睜 考自偽文告

賊初至湖南擄掠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腦門

上嗣擄得强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

眾往往强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此

令近於武漢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能逃其

計愈毒被脅蓄髮猶可下赦令剃髮免死令被

擄者皆無辮髮一時安能長成出示解散尤為

不易賊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盡殺輒用粗糙沙石礪其頭皮頃刻血肉狼籍而以鹽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聶士登說）

賊之偽文書動稱天父天兄文義荒誕字句訛別凡我吏民見之無不唾罵非笑之以為無知狂寇殊不足平而不知賊之詭計正以此惑人一則惑彼中愚人使崇信之不敢背叛一則惑

我將帥士卒使人人藐視之疎於防範也（程奉璜說）
首逆數人竊天主教緒餘倡立邪說呼天為父
耶穌為天兄洪逆為二兄洪大全為三兄楊秀
清為四兄蕭朝貴乃洪逆妹夫呼為貴妹夫其
意欲尊天為父而强拉二千年上海外傳教之
耶穌為長兄與諸逆序雁行以其妹為天女蕭
朝貴為天壻悖逆至此極矣荒誕至此亦極矣

尤可異者朝貴久經授首其妻孀居與洪逆眷
屬俱癸丑七月楊逆多蓄淫嫗縱慾成血淋症
久醫不痊乃具本章於洪逆奏請其孀妹為之
療治其詞略曰當日貴妹夫曾得此疾乃天女
貴妹醫調痊愈不揣冒昧請貴妹降臨弟府醫
小弟之疾一俟醫痊即送回天朝洪逆批曰清
胞勤理天事致得此症煩貴妹速赴清胞府內

醫治調護不得怠慢又批七言四句曰清胞千要固精神萬事節輕菸性真縱有高天時看顧蜂針磨久讓花新尋繹詩義無非戒楊逆保身節慾云爾然竟使孀妹為楊逆醫血淋之疾作何療治又可想而知逆賊淫亂安有人理古之叛逆其下殺其酋長淫其妻妹者有之然未聞公然具本奏請姦宿其孀妹而其主批准者雖

亘古奇聞亦以見洪逆受制於楊逆無事不從也（程奉璜說）

逆賊屠殺人民每鳴鉦喊令傳集某處然後盡殺之最慘踞揚州時城內糧盡飢餓百姓輒赴各賊館呼號乞食賊目厭之乃鳴鉦傳令曰四十以上八十以下男婦齊赴南門大街空屋來日五更按名散給口糧於是飢民爭赴約二三

萬人各據空房待發米穀詛賊目將兩頭柵欄關閉各以千餘賊執械扼守黃昏後盡將空房縱火次日日中甫熄呼號之慘順風聞十餘里灣頭官兵疑我軍得手故清晨不期而會（趙時洋說）或問賊目何行軍不用帳棚對曰此正軍師東王妙計不用帳棚隨處民房可住凡民房皆可拆作板屋其利有三一不用盤運可省軍力二

不畏火彈驚營三遇祁寒酷暑兵士居於板屋
不致食宿於風雪烈日之中不致喫虧故精力
較官軍必倍雞鴨魚肉更縱其啖嚼華美衣服
任其穿著貧民驟得如是享用故其氣自振恆
戰鬭以忘死譚恩普說
冦盜雖如蛇蝎未必別生肺腸如黃巾之虐猶
知敬禮康成不犯高密保鄭公鄉他如倉卒遇

賊子請代父弟願代凡彼此爭死者賊輒嘉其義兩釋之史冊所載不可枚舉若夫身捍危城力竭致死者草竊之徒亦知各為其主仍封卹之如陳友諒糾合土賊陷安慶路余闕死之友諒且褒其忠葬以大臣之禮又如蘇武使匈奴洪皓使金義不屈節俱得生還蓋天理至性自在人心雖狂寇敵國亦可感動也若今之粵匪

則大不然無論賢不肖概謂之妖悉屠殺焚擄骨肉相救呼號乞代者兩殺之凡陷一城盡戕官吏有自裁者更臠割之暴骨於市以故官軍克復之城求殉難官吏遺骸迄不可得粵匪毒虐一切舉動皆自古叛逆所無其不速滅無是理也（譚思普記）

逆匪迭陷雄郡劇邑被害文武何可勝記其忠

魂不泯最著靈迹者有數人焉甲寅二月賊陷江寗上元縣劉清溪大令同纓素負循良幹濟之名城陷朝服坐太堂厲聲罵賊並誡賊勿傷百姓賊衆將劉令擁至城北綁於樹攢射之更以鉅礟轟擊瞬息骸骨崩散百姓吞聲飲泣莫敢縱迹閱三日有夜行後營者見榛莽中有白光上騰相約省視見股骸一隻猶著靴未脫其光

自靴中出百姓摞之得濺皮靴頁一件內多文案草稿及官紳賢否可任何事筆記然不知為何官之骸骨最後得一手摺列銜為上元縣劉某條條陳六事欲上之大府者於是始知為劉令遺骸矣舁舁之藏密室中覓小木匣以布包裹潛埋於清涼山麓不能封樹暗為標誌而已然其地夜輒有光謀葬之民過墓而視日光餤

萬文忠魂結而不散也固宜然恐賊匪驚異尋其處而掘之轉不如韜光之為愈也祝畢其光頓斂有作詩輓之者逃人不能全記如文山首領常山舌令與先生鼎足三所葬祇一足誠合作也又癸丑九月賊陷黃州府金菊仙太守雲門知無兵無餉萬不可守賦絕命詞二章寄湖北撫院文巡捕張德堅囑其代呈大府投井死之

先一年太守于役蒲圻其夫人二女寓省垣城陷爭先投繯殉難節義萃於一門且太守起家牧令夙有神君之目其詩曰笑赴清泉死泉香骨亦香滿腔餘熱血泉下侍先皇命婦投繯日雙珠爭後先泉臺貞烈魄相待已經年二詩感人也深贈炙人口賊求其屍不可得遂踞府署每晚二堂必見紅光圓如鏡中立一傾而髯者

口吐清水如散珠璣堂上幃幔皆溼賊懼徙

黄州難民多知之此誠忠藎之氣充塞兩間也

甲寅三月初十日賊陷德安府自總督以次文

武俱逃避獨署安陸萬令萬成出轎立府署大門

外賊至拔佩刀指罵砍之羣賊攢刺身無完膚

更剖腹實爆竹於其中聚火轟焚皮骨燔灼殆

盡賊踞一月他竄居民感其德政憫其慘死尋

得殘骸零骨泣而瘞之旋示夢於生員徐鍾須通身作金色光謂所檢頭骨非是乞棄之次日糾集紳民復為改葬開匣出諸骨多金黃色惟頭骨一具髀骨一塊焦黑不類因别出改葬於漢黃香墓側蓋生時嘗謁香墓欷歔流涕願他日葬遺骸於此庶幾忠孝相依猶梁伯鸞之願埋要離塚旁從其志也賊眾圍武昌半年餉盡

撥絶在事文武多知必不可守然竭力捍衛城陷存必死之見者顯秩之中究推署臬司李紅棋觀察卿穀為第一人觀察平日宦績及守城勞瘁皆足生天逮六月初二日大東門啟知事不可為豫約候補知縣俞恆淳同死屆時不期而會從容就義縊於寓館之後樓從死微職數人僕從一二人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

襲人頃刻頭痛欲裂賊遂封閉之其長子鵷人
廉察𪎊自粤帶勇由湖南剿賊至湖北所向前
驅急公義而兼家仇忠孝出於至性誠一代偉
人八月二十三日克復鄂省不待城啟縋堞而
入徧訪以尋父屍至寓館之樓見蛆殼白骨分
布樓板之上獨其父之屍面色如生絲毫無損
椎泣斂以監司冠服父老兵勇聚觀如堵莫不

篤信忠骸確有鬼神保護賀忠貞之盡節擻子
湖浮屍七十日鬚髮如故可並傳矣當酷暑灼
金之時遇見屍必殘之寇非死者忠誠所結生
者至孝所格安能若是哉賊氣所至之處巽開
實多傳聞失實不敢率記此則共知共見者至
於殉難忠魂指不勝屈何以獨此數公特著靈
迹蓋死同一死求其心志或有不同或變出倉

卒雖欲求生亦不可得武跡其生平一死僅足
晚蓋在
卹典因所必及然鬼神鑒察別具權衡故不能人人
皆示神異吾儒不言虛幻此則彰彰在人耳目
並非故神其說流為二氏之談也周覽程本璣說亦人所共知者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縉紳之家闔戶自焚者
比比皆是有張姓者其次子以末職需次江南

其家二十一口皆焚死所居成瓦礫場癸丑二
月其子自留歸撥灰燼尋屍得焦黑殘骸十餘
具皆長不滿尺不辨誰某且不知是何肢體泣
而殮之當雪涕之時每骸骨一具皆流血數縷
拭之復出殮者大慟幾絕嘗聞惡死之屍見親
丁則七竅出血死屍何知氣機感觸如此響應
若殘碎燒燬之骨較之全屍更無靈氣何一見

骨肉段段流血不啻有知耶逆賊荼毒生靈竟致天壤間見此異事李外波程文偉說

癸丑九月初賊自江西敗竄田家鎮其時前武昌同知勞光泰造礮船甫畢奉檄下剿所招皆潮勇船則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礮過長船上不能安頓有識者皆知其必敗光泰方得意肆言謂賊不敢上竄非不能破田鎮乃懼我礮船也

一經下行立即驚散不待戰而勝矣江夏傅虡生黄金吾久事戎幕素有膽識殊不直之上書誠其驕踈而詆其妄謬光泰甚怒執而訊之間難數千言黄生終不爲屈光泰借詞辱詈斥辱之黄生不平具稟號訴於撫轅撫軍是之遂奏光泰不可恃諸狀奏牘未返而事已不可收拾矣廣勇多降賊其遺散者皆爲匪即令郴桂東

安諸股是也光泰迄未弋獲喧傳亦在賊中未必不然甲寅六月再陷武昌黃生俟其母畢命叅拜後亦自縊殉節其人品之懸殊如此光泰壬辰進士久任妝令素以才識自負其人志大而疎然亦不料僨事流毒至於此極也黃生上撫軍之稟猶能記其大槪於時事頗有關繫故撰錄之并鈔黏上光泰書曰司馬雖粵人然離

勇日久不知目下情形廣勇最不可靠食口糧卯為勇賊至即為賊久已勇賊不分而潮勇桀驁為尤甚生會佐謝定侯太守幕謝公雖非醇正人然能知潮勇之為害故甘遠戍而不肯管帶司馬所招廣勇皆潮勇也因其名目為眾畏棄不過略變其名云爾請一一問之有廣肇高康等處人乎然能以重賞餌之猶可為用令餉

絀賞微又焉足動其心哉在潮勇之意亦未必定欲從賊今駕厰船至田鎮勝則為功敗則駕船投賊未有不重用者況擄掠之奢富必百倍於官糧又何憚而不為司馬貿貿不察猶欲仗鄉誼籠絡維繫之試思粵西潮勇滋事所殺帶勇官如李春元等輩非廣人耶在司馬竭力効忠視一死其甘如飴然萬一僨事其如大局何

其如　國事何廣勇舫不可用近無人敢言生獨發難劾忠於司馬者不過為蒼生計雖廣勇恨而居之弗避也梁敬堂一落司工房書辦耳市井寡識但知牟利豈諳造船諸法尤可異者始造之船兩頭起翹柁後開轍眼駕駛似尚靈活嗣因人言桅帆過高恐致翻覆一律將船底改為寬平穩則穩已其如不能行駛何夫桅高

可去一二尺不必波及船身也治非其病搔非癢處反增他累可勝嘆哉然此猶論船之式不善焉若工料之不可問侵蝕纍纍草率偷減則愈不忍言徒以彩繪飾其陋薄何司馬為其蔽惑之甚耶所鑄子母鐵礮長至八尺五寸礮船能對安乎鐵未鎔鍊造不如法槽漏門鬆接筍之處走氣施放必致後坐內堂孔罅如毛引門

未能平底種種舛錯幾成廢物以如是之船載
如是之礮用如是之勇禦如是之賊謂可成功
跳斷生頭不敢信也賊披猖至此非全無伎倆
者望司馬察馬生久欲上言武謂司馬所辦諸
事聊備不虞已耳賊在江西未必即至湖北以
此礮船虛聲警駭土匪似尚有餘故暫甘緘默
而不料賊衆卒至大府別無豫備專恃司馬一

旅劉賊文檄且下行有日矣聽聞之下不禁汗涕齊出廿冒斧鑽以陳詞者冀司馬抑其驕氣別圖補救也其補救之法無他惟有以潮勇守城換楚勇出師每船置一二潮勇使之教習演礮以新造之船選初造靈便稍堅固者下剩另僱大擺江協助之全將新鑄礮位棄之不用挑局存屢試之礮置之船上大小有船四五十隻

礮七八十尊足供此役已俟到田鎮木城所置之礮仍可移用在精不在多不獨兵勇卽船礮器械亦然也更恃司馬精心默運激勵將士扼守田鎮不必進取而全楚已有磐石之安矣前於巡捕房內聞司馬之緒論一則曰廣勇義烈非常千人如一心再則曰船堅礮利賊見卽走不致相持諸談與生闇陋之見天淵水火夫人

自信太深外人之言殊不易入生非不知不過
代全楚生靈乞命其心無他伏乞曲鑒云云其
述光泰問難之詞曰初四日勞丞傳生過江至
公寓慼氣相凌如鞫重因首指書中劉如是賊
諸語為難曰爾訟棍狂生安知軍旅廣勇船礮
之得力非爾所知不足深辯爾說劉如是賊云
云是極言賊匪利害也粵匪殘暴無人理所習

邪敘荒誕不經一味凶頑毫無伎倆此等毛賊
焉能成事又何足平豈古之僭竊隗囂符堅石
勒之徒可比此數人知所以倡亂且知所以為
治始足慮也爾肆言賊勢强盛卽屬悖逆此等
狂寇唾罵之不暇爾獨贊揚之是誠何心雖律
以奸細殺之亦無不可口筆雙刁之輩今理屈
詞窮爾將何解生屏氣聽畢其詞徐徐對曰生

是否奸細無左證必憑公論亦如司馬論船礮云云可不必深辯至於賊之利害誠生所說何許為試思劇賊當前詈之何益豈若小兒女然唾罵之以取快一時耶司馬非真知尊　朝廷者知尊　朝廷莫生若也本　朝治隆千古聖聖相承體國恵民良法美意無所不具然而奉法之吏似不盡賢行陣之士亦不盡有勇知方

以致釀成冦亂至於粤匪文字荒誕術在惑人其用兵詭變似有闖賊符堅輩所不及者官軍屢挫賊黨蔓延數省實由賊計捷速莫測承平日久宿將遠亡殆盡我軍一時乏才故也一經天心轉移必出偉人以滅此賊所謂非常之績必待非常之人耳奸民倡亂聖世所不能免然殘破至此猶必謂賊無伎倆賊不足平將欺人

抑自欺耶近來官吏將弁皆喜聆粉飾捷音惡
聞真實警報比及賊至逃避不遑前之大言威
風何在殊可恨也不特此也惟其賊黨剎害所
以覊誅戮截此亦至情至理若必謂賊黨為隗
囂等輩所不若不過張角孫恩之流亞果如是
則是我文武並無張角孫恩諸人對手豈不重
貽 朝廷當世之羞哉假使竟有隗囂儕輩出

又將用何人才敵之豈不又重貽　朝廷當世之憂乎總之賊誠暴虐賊誠利害於暴虐則詈之於利害則仍智以圖之若一味大言輕之殊不可也如賊係强敵偶挫猶有詞可解若賊果無能是我文武之無能較賊豈不更甚耶勞丞聽訖復怒曰爾又敢說復有隗囂單出此非幸災思亂之詞生復對曰問答博辯引他言以實

之此恆情也司馬無得故入人罪勞丞又曰爾言廣勇通賊豈亦疑我乎我科目出身受恩深重今垂暮之年捨身以効命者亦不過欲挽回於萬一耳爾何見逼之甚生對曰司馬循吏名士生何敢疑然恐廣勇降賊之後司馬獨立為可慮焉乃厲聲曰迂酸勿作假慈悲吾老命繫此一行爾何得阻撓生復規以改作補救諸語

勞丞愈怒謂生不守臥碑連呼家人强拉生跪欲用敲刑生復對曰我非告狀又未得罪何戒飭之有若責以出位言事則又誤已令狂寇壓境猶守臥碑之戒不為百姓求生路有是理乎忍心乎司馬果以老命博忠名恐亦非正道正在忿爭之時其幕友出呼兩家人掖生以出猶聞勞丞大言曰吾必回兩院辦此狂徒生素守

繩墨實因一時激於義憤致受勞丞凌辱其應
辦與否自憑憲斷所陳之事實係忠言與省城
大局關繫匪淺乞大人精思而裁決之或別委
賢員前赴田鎮生雖受褫刑亦甘心矣稟甚冗
長大略已具崇撫軍竟亦知嘉納惜未能用其
言空談無補一奏而已黄生素醇謹言如不出
勞之僨事悉如黄生所料一書一稟古誼若龜

鑑忠肝如鐵石斯二語可以移贈其氣節才思
皆不可及至其扶掖而出倔强之態亦可想見
城陷盡節可謂不負所學已至其凌厲長官肆
言無忌必其人當斯時斯事則可若寡識者效
之則無理取鬧矣因所言有關賊情故及之黃金善原本
賊到處肆焚掠者實欲絕人衣食之源不得不
從賊也惟有技藝及江湖星卜僧道者流不專

恃生産賊於是搜虜百工匠藝為之執役嚴禁
星相巫覡盡毀廟宇神像使九流生計俱絕亦
惟賊是依矣古之寇盜在境自全者往往改僧
道服為倖免計粵匪僧道並擄致人隱於方外
不得真所謂不留一綫生路者矣難民共知
賊不惜物力但求一時濟用其於房屋亦然每
於一條街兩邊房屋比戶打通一片於相接之

處皆開一竇可行數里不見天日人所共知

凡克復之處官廨民房無不屎溺狼籍渣滓山積賊館祇禮拜一堂略為灑掃餘則任意作踐有養馬於牀前者人所共知

神祇在天土木無靈固也賊一見塑象立砍安得無罪如武昌鐵觀音揚州鐵佛外裝金箔賊猶認為木身用刀砍之其刃立缺亦往往心悸

戒羣賊毋入其廟狂妄之賊又每狎侮神象恆
以婦人之衣著於佛身軍卒夜役之帽加諸三
官文殊之頭甚至將漢陽歸元寺紗胎空心羅
漢頭頂竹帽身著紅衣用船裝載前行搪我槍
礮將江甯各寺羅漢悉數置雨花臺山上夜間
頭上各置一燈官兵遙認爲賊槍礮徹夜不息

癸丑八月楊逆下令選各館所擄幼孩十二歲以下六歲以上者二百餘人閹割之欲充偽宦官因不如法無一生者楊逆知不可為又說稱天父下凡指示再遲三年舉行以掩羣下耳目

程奉璜說

天下學宮　至聖之像前明嘉靖年間概易木主敬之至也間亦有未易之處如湖北德安府

學其聖像係元文宗時所塑賊至竟殘毀之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毀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壁水圜橋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逆賊罪浮於天此猶從來叛逆所不敢者人所共知近聞賊匪虜得人民於左頰刺太平天國四字其計愈毒鄉民若不認真團練設竟被虜卽逃

出官軍原赦亦成廢人矣　近日探報

賊雖無邪術然虜人純用換移心腸之法惟真有識力者不致濡染餘則换好人為壞人換壞人為極壞人如賊數門内逐條所載是也故凡從賊稍久逃出難民無不眼光閃爍不定出言妄誕視世事無可當意於倫常義理及繩趨墨步之言行詢之皆如隔世視我官吏若甚卑不

及賊目之尊貴毫無畏敬之意遇不怨問官輙殺之蓋由染習已深非一旦所能湔洗耳楊家賢及劉春生說

各賊目凡赴各典官處支取銀錢及一切物件概不行文隨手寫一紙條蓋用偽印見條即照數發給程奉璜說

賊中米穀皆以斤兩計故無斗斛其權衡各物尚無改創惟楊韋石諸逆改製銅尺奏請洪逆

頒行尺背鐫欽定天朝正尺六字尺之長短載
現用之尺長七分凡行使錢文皆用足錢不准
扣串屢出偽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萬事滿足
不准絲毫欠缺等語 程奉璜說
賊本欲盡廢六經四子書故嚴禁不得誦讀教
習者與之同罪癸丑四月楊秀清忽稱天父下
凡附體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及事父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話未便一概全廢故令何震川曾釗揚盧賢拔等設書局刪書徧出僞示云俟刪定頒行方准誦習程奉瑞說

癸丑七月安徽望江縣僞軍帥稟奏保薦望江縣生員龍鳳漣有安邦定國之才龍鳳漣偕其父至江甯上書洪逆不下數萬言內引周武漢高為比狂悖已極洪逆批數字曰周武劉邦是

朕前步先鋒卿知否龍鳳槤不解所謂旋送入詔書衙學習並未擢授偽職考自偽詔書稿及程奉璜說

甲寅四月下旬漢陽賊眾分股擾黄安縣百姓讓出空城潛伏四鄉候賊入城合河口金谷龍圖等團練八萬人圍城立破之殺斃三千七百餘賊當破城時羣賊跪地哀號願各剜一目各割一耳相隨服役終身百姓不聽悉屠之此誠

第一快事他如江蘇之六合縣湖南平江縣湖北京山之宋河諸處團練其殺賊皆不亞於此但能處處如此不煩師旅賊可立滅矣見黃安縣許令稟及周雨軒等說

賊之硝磺固由奸民接濟然亦隨地製造每拆牆壙陳石灰及各種雜灰以熬硝硫磺無物可煉一時缺乏則用火酒煮馬糞曬乾更煮更曬經三四次研細攙入硝內其性竟與硫磺無異

周壽眉說與衆
難民說皆同